由 于两国不同的语系,日本人在“汉语”与“和语”之间 形成了一系列的对译转化方法 , “训读”是其中重要 的一种。“简单来说 ,训读就是一种依附于原文的翻 译。 ......这是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充分利用原有文 字效果 、通过两种文字共同作用实现交流目的的翻 译形式 。 ... ...汉字 、本民族的标记符号和本民族的 语言,可以说是训读的三要素” 【王晓平.从点与圈出发的诗歌解读史———训读的精神遗产[ G]//东亚诗学与文化互读/川本皓嗣古稀纪念论文集.北京:中华书局】

第三,“中介媒介”就是训读汉诗,通过“中介媒 介”而产生的“文学变异体”便是日本汉诗 ,比如菅原 道真 、赖山阳等具有强烈自我个性的诗人 , 汉诗在他 们手中已成为地地道道的“变异体” 。

不仅是语法组合形式,诗的结构、对 仗、节奏、押韵都有别于古文。因而诗歌的训读研究 应该将训读的汉诗从日本语言史 、音韵史学科中剥 离出来,通过“诗家语”的诗学视角并充分利用诗歌 语言学的相关成果 , 对训读汉诗的特征进行诗歌本 位的研究。

日本学者高坂史朗认为“训读”是“日本人 对汉文进行的一种暗语化的解读” ,它不仅可以令日 本人避免煞费苦心地学习汉语发音 , 直接掌握汉文 经典的要义 , 还极大地丰富了日本的语言文字 , 成为 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显性特征之一[ 13] 。